

中国大案纪实

# 铁血敬魂

周力军 著

9.19

打黑  
内幕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PDF

中国大案纪实

周力军 著

# 铁血警魂

9.19

打黑除恶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铁血警魂/周力军著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公司,1998.3  
ISBN 7-5059-2950-X

I. 铁… II. 周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8) 第 04920 号

书 名	铁血警魂
作 者	周力军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常 涛
责任印制	胡元义
印 刷	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字 数	407 千字
印 张	14
插 页	2 页
版 次	1998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印 数	1—12,000 册
书 号	ISBN 7-5059-2950-X/1·2220
定 价	19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

**谨根据：全国劳动模范**  
**全国十大杰出民警**  
**全国公安战线二级英雄模范**  
**中共“十四大”代表**  
**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副局长**  
**王立军同志事迹创作**

## 感谢生活（自序）

这本书的前身是个剧本。当这本书摆在读者面前的时候，同名的电视剧可能也已上映了。影视与文学之间，是有差异的。很多朋友鼓励我把剧本改成小说，我这样做了。一来因为这个题材太丰富，太感人，让我欲罢不能；二则我一直认为我与书中的主人公原型王立军之间的相识相知，有着某种神交的意味。冥冥中有一只手推着我去做更多，做到最好。

王立军是个名人，名人的时间往往不属于自己的，采访他的计划就不得不一拖再拖。早在1995年6月，公安部金盾影视文化中心的施建中主任就对我说过，要尽快把王立军的事迹搬上荧屏。后来，我在海口与陈胜利一起修改《金海岸》时，他也多次说过要我赶紧去铁岭采访。但直到1996年元月，我才能在凛冽的寒风中来到冰雪皑皑的辽北大地。

此前我仅是在电视上见过王立军，那是“警民同心万里行”全国公安英模巡回报告团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举行出发宣誓仪式，当时站在队前领誓的就是他，他很年轻，也很英俊，整个左胸佩满了各式各样的奖章。见到他本人时，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屋子顿时窄小了起来。此后很长时间里，我一直在寻找这种感觉的由来。尽管他生得身材高大、虎背熊腰，但我知道这决不是真正的原因。

但凡有人采访，王立军总是说：“你们先下去，到老百姓中间去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表情与其说是谦逊，莫如说是自信。于

是我就下去，到老百姓中间去了。在铁岭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，我无时无刻不浸润在关于王立军近乎传奇的事迹中。我的耳朵里填充了太多的赞美之词——

市委书记丝毫不想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：“王立军？那可是我们铁岭的镇市之宝，金不换啊！”

市长在阔大的房间里边踱边说：“每次到省里开会，我最骄傲的就是我们这块儿的社会治安，那，没得比！”

市委副书记拍着桌面，言辞恳切：“咱要用不好立军，放跑了，那铁岭的老百姓都跟咱没完！”

副市长推推眼镜，面带微笑：“公安这一块儿有了王立军，我这主管副市长省心了！”

出租汽车司机侧过头问：“采访王立军呀？那你说到哪疙瘩吧？这车钱你就是说下大天来，也不收！”

蹬“倒骑驴”的下岗工人说：“立军？那是咱辽北的王青天哪！”

开发廊的姑娘恳求道：“你给王局长捎个话儿，但凡警察到俺这儿剪头，一律免费！”

酒店经理吩咐员工：“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差错，人家那可是来写咱们王立军的！”

.....

一个小小的公安局副局长，他凭什么赢得了上上下下众口一辞的赞誉？“王立军”这三个字究竟有多大份量，竟能让所有的人都为之倾倒？与他接触多了，两人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，我终于明白，那种让我初见时感到逼人的东西，正是他身上从里到外透出的一股气。慢慢去想，就知道那是勇气、灵气、英气、儒气的混合体。归结到根本，是一身正气，一股英雄之气。

我的这种感觉与许多见过王立军的人谈起来，他们也都赞同。这样，在我开始创作剧本《铁血警魂》时，就找到了人物的基本状态。我很激动，知道自己正在发掘一座罕有的“富矿”。王立军本身就是个戏剧性很强的人物，我只需要把我的所见所闻还原出来，就已经足够打动人心。从辽北回来后，我把自己关在滴水成冰的屋子里，一刻不停地敲着键盘。3月初拿出了初稿，此后我又三次北上铁岭，五易其稿。直到今年7月份电视剧开机

以后，巴特尔导演还要求我留在剧组里，一面演戏，一面对剧本进行必要的修改和完善，一面完成此书。

我得承认，这是我最苦最累的一次创作。

王立军有一个蒙古族名字，叫乌恩·巴雅尔，我在剧中就直接拿了过来。其实，写王立军的书有过几本，但大都是些报告文学，夹杂着太多的感叹和议论。电视剧毕竟不是纪录片，人物需要精减、综合，情节也需要重新排列组合，因而这本书也就更多地具有小说的特征了。当然，书中的人物都有原型，但既是小说，也就不能完全对号入座。

写这部剧、这本书，严格地说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劳动。除了前面提到过的施建中、陈胜利、巴特尔等，《铁血警魂》总制片高群书、著名女作家方方、铁岭市公安局的刘彦民等都为此剧付出了大量的心血。更叫我难忘的是，在铁岭期间结识的那些干警兄弟，他们先是用生命谱写出一曲曲生与死、血与火的动人篇章，随后又把这些精彩的情节原原本本地提供给我。另外还得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的常涛女士，正是她全力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。

当然，还得感谢生活。

周力军

1997年11月

于大境山庄

# 第一章

## 1

吉普车行驶在碎石路上，车后荡起一股黑尘。

这是1987年秋天，路旁的青纱帐又深又密，在微风中沙沙作响。透过车窗，可以望见一座座高大的矸石山。山顶的井架上插着一面面三角旗，那旗在风吹日晒中飘摇，已经让人看不出它们本来的颜色了。

“……啥为民除害呀、保一方平安呀这些大道理咱都甭说了……”孙局长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。汽车刚好驶过一个水坑，着实颠了一下，话就被打断了。他不由地发牢骚道：“啥路嘛，也没个人修一下！……这次指名道姓派你俩去，我可是向市局立了军令状的！就冲替咱争口气，你们也得把岭南这地方给我整住！”

他这番话是说给汪润和乌恩听的。

汪润差不多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，从警30多年来的腥风血雨，在他脸上刻下一道道深深的皱纹。此番银西区公安分局调整岭南镇派出所领导班子，把他从信访科长的位置上抽调过来，看中的是他的勤勉与谨慎。

与他搭档配成“一副架儿”的是年方28岁的乌恩·巴雅尔，他的汉族名字叫王立军。一眼望去，谁也不会怀疑他的蒙古族血统。方盘大脸，面色黝黑，眼睛不大但却炯炯有神，眉宇间透着掩饰不住的英气；1.80米的身躯高大魁伟，浑身上下蕴藏着使不完的力量，一块块浑圆隆起的肌肉，好像随时准备从紧绷绷的警服下破壁而出。

由他作汪润的副手，是孙局长颇为得意的安排。一老一小，



一动一静，有张有弛，可谓黄金搭档。另有一层更深的意义，孙局长不便说透。那就是他希望汪润在退休前，在基层工作中带一带乌恩，以使他更快更好地成长。这些年他已经看出来了，这小子天生就是干警察的料，谁也无法估计他在公安这个大舞台上能创造出什么样的辉煌。

汽车拐过一道弯，路的尽头出现了一片低矮的房屋，那就是岭南镇了。

岭南镇一直是被人称为“小香港”的。这倒不是称颂它的繁荣，恰恰相反，是说它无法无天、罪孽横行，社会治安极为混乱。这座2万余人的镇，是随着煤矿的建设而兴起的，矿工几乎全部由外地老矿迁来，人员构成极为复杂，刑事案件层出不穷。每次银西区执行枪决，一半以上的死刑犯就出自岭南。1983年3月，镇派出所所长王江涛被一个报案电话引了出去，结果遭到歹徒的伏击，身上一连被捅了十几刀。天亮后，当人们发现他时，僵硬的身体后面是爬行了数百米的血迹。最令人气愤难当的是，凶手就擒后在岭南召开公判大会时，镇上的地癞子们竟然当着公检法司各部门领导的面，在一百多名公安干警的眼皮子底下，活生生地将一场严肃的公判大会给搅了。

王江涛那年也是28岁，他死不瞑目啊。

汽车停在了岭南派出所门前，乌恩推开车门，向派出所望去。这是一座临街的二层小楼，派出所和储蓄所各占一半。储蓄所那边显然是经过了装修，瓷砖铺地，白铝门窗，华丽典雅。特别是一只巨大的灯箱，高悬在空中，愈发显得气派不凡。再看派出所这边，却是颓败到了连窗玻璃也不齐全的地步。一块又破又旧的木牌挂在门前，牌子上字迹模糊，被地癞子们摔满了泥巴和粪便。墙角更是成了公共厕所，堆满了各色人物遗下的屎尿。

“看看吧，这就是你们的窝！”孙局长摇着头说。

汪润和乌恩皱着眉头，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儿。显然他们没有料到情况竟会是这样糟糕。

干警马刚强从所里出来，抬头就看见了孙局长，略显惊异地迎上道：“孙局长，您咋来啦？”扭脸又看到两个陌生人，便小声问：“咋的，又来新所长啦？”他的口气中掺杂着揶揄和漠然。

孙局长是看出了他的心态的，不满地说：“过来，认识一下。

这是你们新来的所长汪润，这是副所长乌恩。”

马刚强与二人分别握手，他显然对乌恩这名字是听说过的，不由得多看了一眼。

“通知大伙儿到会议室集中！”孙局长道。

“您事先也不来个信儿，人都回家了……”马刚强为难地说。

孙局长脸色一沉：“来个信儿？你派出所是干啥的，我不来就不上班啊？！去，把人一个个都叫回来！”

马刚强一看孙局长当真发火，连忙道：“我这就去，你们先进屋坐会儿……”

“不去，我就在这儿站着等！”

## 2

“建所只有9年，一口气儿就换了7任所长，为啥岭南老是治不住？！”孙局长情绪有些激动，“我看还是个人的问题，班子的问题！有些同志一提岭南，老是强调群众基础不好啦，积重难返啦。你不干出来点儿名堂来，那群众基础是吹出来的？！”

简陋的会议室里，墙上胡乱挂着几面说不清年月的锦旗，七零八落地贴着一些歪歪斜斜的标语和尘封的表格。马刚强、李东来等干警们一个个无精打采，面带不以为然的神情，或默默吸烟，或低头不语。

“这次分局指名点将，派汪润同志和乌恩同志来，为啥？汪所长不用说了，是咱分局从警时间最长的老公安。乌恩在治安队当队长，他的表现你们多多少少也都听说过。把咱银西分局最优秀的人调这儿来，为啥？还有，人家离开市区，跑这么老远。都有家有室的，乌恩的孩子还不大点儿。人家二话不说！为啥？！”

孙局长环视着众人，稍作停顿又接着道：“甭说别的，吃俸禄，当官差，咋说也得对得起这身衣裳吧？！”

乌恩插言道：“刚才我到王江涛同志的办公室看了一眼，每一件东西对我都是鞭策！我跟你们还不一样，生前不认识他，感觉还那么强烈，你们心里啥滋味儿，还用说吗？”

大家抬起头专注地望着他，显然这是个极为敏感的话题，他们的眼圈湿润了。

汪润补充道：“乌恩说得对，咱工作做不好，烈士的血就白

流了，咱们这些活着的人脸上也不光彩。”

乌恩站起来，环视着大家，斩钉截铁地说：“我就不信邪！咱也是五尺男爷儿们，咋就治不住这么个岭南镇！……”稍顿，放缓语气：“我这人是个急脾气，日子处长了大伙儿就知道了。既然我分管案子，那就得按我的要求干。当天能办完的案子决不许过夜！从今几个开始，晚上都甭回家，先把你们手头的积案一五一十统统摆出来！”

李东来头也不抬，只把眼睛瞟着乌恩，摇摇头用讥笑的口气说：“积案？攒半辈子了，老多去了……！”

乌恩打断他的话：“我不管有多少，一个不拉地摆出来！破不了，这不孙局长在这儿，这身警服我立马脱下来！可谁要是不摆出来，那就是你们的责任了！”稍顿，他坐下，补充道：“关键是咱自个儿得有信心！”

马刚强说：“信心咱一抓一大把，谁不想把自个儿地界上搞好哇？可是……难！”

“说说，有多难？”

“你像去年吧，矿上把那谁给请来了，王琳玉，电影演员，多有名儿！矿领导都搁台下看节目，老镐头跳上台愣要跟人家亲嘴儿……到了几把演出给搅黄了！”

乌恩认真地记着笔记，头也不抬地问：“老镐头，咋叫这名儿？”

马刚强接道：“‘铁头、斧头、老镐头’，咱这块儿的三大地癞子。”

李东来忍不住站起身，说：“人家公开就说啦！要占一垄地儿，立一根棍儿，拉一帮弟兄，干一点事儿！这伙人，谁也惹不起！”

马刚强补充道：“汪所长，乌恩所长，你们刚来，不知道。自打王江涛被杀害以后，所里同志这心……咳！”

汪润问：“心咋的啦？是冷了还是憋得慌？”

李东来小声嘟哝：“憋得慌又能咋的？”

乌恩说：“感觉憋得慌就有救！赶明儿谁再见了老镐头他们，给捎个话儿，就说新来了个乌恩，要会会他们！”

李东来说：“今几个我听开饭馆的老碴子说，昨儿三大地癞

子的人在一块堆儿喝酒，喝多了，嚷嚷着要砸咱派出所。说是要把咱这地儿彻底铲平……”

汪润一笑：“哦？那好！他们要是不来咱就去找他们……！”

乌恩说：“他来不来我都要去找他！大伙儿先把材料整明白，挑大个儿的，他不是想称霸立棍吗？咱就给他来个掐尖儿、撅棍儿、打杈儿、摘刺儿，把闹哄的统统收拾掉！”

孙局长半晌没有说话，此时插言道：“还有啊，看看你们这地儿！也太埋汰了，又是屎又是尿，哪像个派出所？！”

马刚强说：“那都是地癞子们拉的，喝了酒专找咱这块儿……”

乌恩气愤地说：“这叫啥事儿？都让人骑脖子上了！”

汪润说：“甭管咋说，正人先正己！明几个先把咱自个儿的卫生整干净！”

### 3

一连几天的时间里，干警们吃住在所里，白天打扫卫生，夜里整理积案。为了让大家吃好，更是为了杜绝向社会吃拿卡要，他们把楼下的储藏室腾出来，改成了伙房。在汪润的主持下，还制定了干警廉洁自律的“七不准”，和工作岗位责任的“七必须”，张榜上墙，对照检查。

乌恩不仅是一员公安虎将，还写得一手好字，是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市书协理事。至今在银西区的不少高大建筑上还留着他的墨迹。他手书的“中国刑事警察”几个大字，还获得国家专利，这是后话。此刻，他正亲自动手，将派出所油漆一新的牌子挂在门前。

三三两两的人们从俱乐部方向匆匆走来，他们脸上显出愤愤不平的样子，看样子那里发生了什么事。乌恩觉得蹊跷，就拦住一对恋人问：“出了啥事儿？”

男青年气愤地说：“啥事儿？！去瞅瞅吧，连个电影都没法儿看！”

女青年连忙制止说：“关你啥事儿？走吧。”说着，一把将男青年拉走。

乌恩疑惑地望着他们的背影，把手中的抹布往地上一摔，大

步向俱乐部方向走去。

银幕上正在放映一部风行一时的武打片，那位身穿羊皮坎肩、头扎黄丝带的男主角忽而出拳，忽而飞脚，与一帮蓬头垢面的绿林强盗激战正酣。

乌恩走进来，站在门口让眼睛慢慢适应了里面的黑暗。只见数个地癞子正在台上与片中的人物对打，随着一声声“嗨嗨”的怪叫，银幕乱颤，印上了无数个黑黑的脚印。台下，观众已经散尽，只剩下十几个地癞子，狂呼乱喊地为台上的人叫好。就在乌恩身边不远处，孙三双手握成喇叭状，冲台上大喊大叫：“好——！给他来个黑虎掏心！”

乌恩气不打一处来，跨前一步，将孙三一把拨拉过来，大喝：“有病啊你？！瞎吆喝啥呢？！”

孙三抬手拨开乌恩的手，气势汹汹地站起身：“碍你屁事！”说罢，挑衅般地冲着台上用更大的嗓门儿叫：“打得好！”

乌恩怒火中烧，左手将孙三的身子扳过来，右手卡住脖子，像老鹰抓小鸡儿一样，将其横提起来举到胸前，重重地向地上一摔：“你他妈是狼啊？！叫唤啥呢！”

孙三倒在地上，“哎哟哎哟”地哀叫起来。乌恩连看也不看他一眼，大步向台上走去。他身子一纵，跳上舞台，高叫一声：“想练哪？！我来陪你们！”说着，抓起一个地癞子扔到台下。其他地癞子们一拥而上，都被他三下五除二，一一打翻在地。不消片刻，台上台下已经躺倒了一大片。

乌恩站在舞台中央，影片在他身上打出色彩斑斓的光。他冲着台下大声喊道：“这次是个警告！下次再让我碰上可就不客气了！！”

地癞子们哭爹喊娘，爬起身慌里慌张地向外跑去，一边跑一边回头叫喊：

“快去叫人！”

“你他妈等着！”

“这事儿没完！”

乌恩跳下舞台，径直向门外走去。挑开门帘，强烈的阳光从门外射进来，他的身影就溶入了刺眼的阳光。

这一幕早就被躲在放映间的俱乐部经理看在眼里，此刻他急

切地跑出来，迎上乌恩说：“你就是新来的乌恩所长吧？赶紧治这帮地癞子吧！这俱乐部是承包的，没法干哪！”

乌恩略一思索，说：“这样！咱们订个合同，要是地癞子再来捣乱，责任是我们的，派出所包赔你的损失……”

经理连忙解释：“我不是那意思……”

乌恩果决道：“我就是那意思！要是没票你们放些乌七八糟的人进去，责任在你！”

“乌恩所长，其实我们也不求全都治住，只要不乱打乱闹就行……”

乌恩打断他道：“这是咋说的？要治就得彻底治住！”

其实，经理心里根本不相信乌恩的话，但表面却只得迎合道：“那是那是……”

正说着，孙三带着 20 多个地癞子气势汹汹地赶来。走在前面的，正是岭南镇三大地癞子“斧头”“铁头”和“老镐头”。他们个个手里提着家伙，一路咋咋唬唬，耀武扬威。

经理一见这阵势，吓得急切地轻声说：“乌恩所长，赶紧进去躲一躲……”

乌恩瞪了他一眼，他只得自己溜回俱乐部，将大门紧紧关闭。乌恩左右看看，为了便于施展，他迎着地癞子们走下台阶。

还隔了很远，孙三就指着乌恩叫道：“就是这家伙！”

老镐头手握一柄长剑，紧走几步用剑尖指着乌恩骂道：“你他妈干啥的？跑这儿撒野呀？！”地癞子们将乌恩团团围住。

乌恩大义凛然，喝道：“我叫乌恩，派出所的……！”

老镐头打断他的话，不屑地一笑：“乌恩？跑岭南来送死呀？！”

地癞子们发出一阵哄笑。

乌恩断喝：“你嘴里放干净点儿，跟你爹妈说话也这样啊？！”

老镐头嘴角一撇：“我操你妈！骂你咋啦？！”

斧头手里握着一截钢管，蛮不讲理地说：“喂！姓乌的，岭南地盘上的事我们自己解决，用不着你管！”

铁头横着一根木棒，帮腔道：“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！你们学个雷锋啊，到村里蹭顿饭蹭包烟啊啥的，我们也不管！啊？！”他的话引起一片笑声。但这笑声并不从容，谁都不知道接下来将

要发生什么事情。

乌恩强压怒火，说：“我可告诉你们，聚众闹事儿是违法的！你们这身子骨要是肉做的，赶紧跟我去派出所，听候处理！”

老镐头大叫一声：“铁头，斧头，甭跟他废话，把这派出所干喽！”说着，抡圆长剑劈面砍来。乌恩身子一侧，闪过长剑，顺势一肘将老镐头打得踉跄不止。

乌恩习惯性地摸枪，但却摸了个空。他只得抱拳在胸，扎好架子，逼视着步步紧逼的地癞子。地癞子们互相交换着眼色，不停地变换着位置，寻找时机。

老镐头大喊：“他妈的！怕啥？！他没带枪，上啊！！”喊着，又率先冲上。铁头和斧头也都各自挥舞凶器，劈头盖脑地冲上来。

乌恩自幼生活在内蒙草原，练就了一身好功夫。面对强敌他面不改色心不跳，使出浑身解数，闪展腾挪，忽上忽下，左右出击，地癞子们非但不能近身，反被他接连打翻数人。

毕竟是一虎不敌群狼，对方人多势众，手中又有武器，渐渐占了上风。乌恩体力渐感不支，行动略有滞缓。孙三乘机绕到他身后，抡起手中的木棒，狠狠地砸了下来。

乌恩听得风声，想躲避时已经晚了。他只得挺直脖子，用头硬生生地接住这凶狠的一棒。血渗出了头发，糊住了眼睛。他抹了一把，张开手看了一眼。见到满手鲜血，他狂怒了，猛吼一声将孙三抓住。扯着他的脖领子，以活人作武器，抡圆了向人群扫去。

地癞子们一个接一个“噼噼叭叭”地倒下，最后他顺势把孙三扔向老镐头。老镐头猝不及防，被孙三压倒在地。乌恩紧跟上前，将老镐头踩在脚下，伸手抓起落在地上的长剑，剑尖顶着他的喉咙。

老镐头慌忙求饶：“哥，别……叔……大爷，别扎！……服了！真服了！！”

乌恩抬起头，冲着地癞子们大声喝问：“还有谁想上？！”一边说，一边用剑尖指着铁头：“你上？”又指着斧头：“你？！”

众地癞子胆怯地后退着。

这时，汪洞带着干警们闻讯赶来，铁头、斧头等一哄而散。

大家连忙将老镐头和孙三抓起来铐上，汪润关切地搀住乌恩，问道：“咋样，乌恩？”乌恩长长地吁了一口气，没有回答。血滴到衬衣上，染红了胸膛。袖子被剑尖挑破，胳膊上满是青紫的伤痕。他感到头晕，眼前的景物模糊了。四周聚满了围观的群众，他知道这种时候自己决不能倒下。于是他用剑尖撑地，脸上始终挂着胜利的微笑。

一位老者从人群中走出来，掏出自己的手绢给乌恩擦着脸上的血迹：“痛快啊！多少年了，就没人治得了他们哪！”



## 第二章

### 1

派出所的办公室已是粉刷一新，墙面散发着淡淡的石灰味儿。老镐头和孙三背手带铐，靠墙而立，脚下堆放着一件件凶器。只见孙三满脸惊恐，不时地望望干警，再望望老镐头。老镐头则显出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，双腿叉开，两眼望天，不屑一顾地笑着。

乌恩头上包着纱布，此刻正用毛巾擦着胳膊上的血。李东来和马刚强坐在桌后，正准备作笔录。

“我告诉你老镐头，你还有盗窃案！我正发愁找不到你呢！……还敢打警察了，你也忒拿老丈人不当爹了！今几个要有枪，我早把你摆那儿了，你信不？”

说着，他上前一步，踢着老镐头的双腿厉声喝道：“你给我老实站好！就你这尿样儿，也敢装老干部啊？！”他拍着对方的后颈：“想上吊啊？！脑袋放正喽，眼睛看这边！毛病不少啊你！”

老镐头双脚并好，头也低了下来，但双腿却不停地颤动起来。

乌恩再次厉声喝道：“打摆子哪你？！要不要我帮你止住？！”

老镐头的气焰被打了下去，他小声说：“我打个电话……”

“打电话？你当这是啥地方？公用电话亭啊？老镐头，我告诉你，进到这地方，你只剩下一件事儿，就是老实交待！别的，以后再说！”

老镐头有些惊慌，说：“我……我给我爸打个电话，罚多少钱都认了……”

乌恩讥讽道：“多少钱？你爸是印钞票的啊？”说着，对马刚